



詩傳大全卷之一

國風一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

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

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

于天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



化天下也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

國而謂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

觀省而垂監戒耳。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

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

而齊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敗遊荒淫

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

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

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

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

所戒。蓋亦莫非合之凡十五國云

### 周南一之一

說附南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境內岐山之陽。

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括嶺。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

稷十三世孫古公亶

多旱

父始居其地。

安成劉氏曰。棄為后

稷封於郃。其後公劉遷豳。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

昌辟

音闢

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

為周公旦召

實照

公奭適之采

音菜

○顏氏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

曰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

侯。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犬王所居。以為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

周故墟。分爵二公也。○孔氏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

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於是

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徒河汝漢



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鄭氏曰。

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孔氏曰。至子武

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

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

及民俗之詩。被之箎。管絃同。以為房中之樂。而又

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

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平聲國平天下者。皆

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

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

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

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考索曰。周

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

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為燕樂。鄉樂

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安成劉氏曰。

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為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

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

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

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

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

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

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為方伯之國。謂豐邑為天子

之國。作者皆通乎追王之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後制作者。皆通乎追王之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即今陝西鳳翔縣。豐在今京兆府鄠戶縣終南山北。即

陝西西安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

府鄠縣。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

諸州。宋興元府諸州。即今陝西四川所隸保寧府

蓬金等州。廣元。巴。及大安縣之地也。京西路



諸州。即今湖廣襄陽府安陸隨均等州之地也。湖北等路諸州。即今湖廣武昌德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門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安成夷陵沔陽等州之地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劉氏曰。鎬亦在今鄂縣。先儒以為即鎬池之地。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周公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召公長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之國。被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獫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于周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雖曰諸侯之風。其多為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風。即文王也。

關關雎七余鳩在河之洲窈窕了窈窕了淑女君子好逑

求音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

類鳧鷖音醫。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

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

嘗見其乘去聲居而匹處上聲者。蓋其性然也。朱子曰。嘗見

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

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負

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負

鳥。人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華谷嚴氏曰。左傳。郊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鵲。巢。騶。虞。氏。司。徒。鵲。鳩。也。四。牡。嘉。魚。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鵲。巢。騶。虞。氏。司。風。之。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鵲。巢。騶。虞。氏。司。



事。鶯鳩也。即小斑鳩。小宛之鳴鳩。與泚食桑甚之鳩是也。左傳。睢作鳴。杜預云。擊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鶯

音骨 音學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

幽閑之意。幽深而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

妃。大姒。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為處子時

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述匹也。毛傳之摯

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朱子曰。情雖相與深至而

禮庶人之摯。亦訓為至。故鄭氏云。摯之言至也。謂鳥雌

雄情意至然。○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

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

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

然之睢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

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睢

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音此云。

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睢鳩是摯而有別之

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

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問詩中說興

處多。近比。體者曰然。如關雎。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

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雎。皆是本是興。起。到

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

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

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東萊呂氏曰。首章以睢鳩發

興。後以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

為比。則失其意。興之穿鑿矣。漢匡衡朝射策。甲科。元

帝建朝。遷博士。給事。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

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白

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

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

道也。齊人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毛氏曰。君子后妃

固幽深。若雖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

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

正。則王化成。○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

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之而

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

強不怠。純亦不已。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尊奉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體坤道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順以承乾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陸氏曰。荇南其

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煮。○南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

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南軒張氏曰。荇菜取其柔順

芳潔。可意。或左或右。言無方也。雙峯饒氏曰。言或左

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

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

皆卧不安席之意。慶源輔氏曰。四字之訓。極為精。○此

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

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陸氏曰。荇南其

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煮。○南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

之。黃花。葉似蓴。可為菹。○南軒張氏曰。荇菜取其柔順

芳潔。可意。或左或右。言無方也。雙峯饒氏曰。言或左

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

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

皆卧不安席之意。慶源輔氏曰。四字之訓。極為精。○此

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



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朱子曰：此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

差荇菜，左右芣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音洛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芣，熟而薦之也。眉山蘇氏曰：求得

之後，敘類如此。凡詩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

之小者也。爾雅釋樂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

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

尺五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友者親愛之意也。樂則

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

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芣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

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

已。又如此云。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

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

勿樂。○慶源輔氏曰：此詩皆興而比。首章以關雎起興，

因以關雎摯而有別為比。二章三章以荇菜起興，亦以

為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

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乎。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二章字以名篇後皆

效此。○孔氏曰：關雎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鵲。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



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

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淫。問。關。雎。樂。而。不。傷。是

詩。人。性。方。有。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

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傷。矣。憂。止。於。轉。轉。反。側。是

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

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

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

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

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

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

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

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慶。源

曰。樂。不。淫。哀。不。傷。論。語。集。註。只。說。作。詩。者。之。性。情。

而。此。兼。言。后。妃。之。性。情。者。蓋。并。首。章。言。之。也。聲。氣

之。和。指。其。發。於。言。以。至。播。於。八。音。以。成。樂。而。言。也

○。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情。性。審。其。聲。音。而。已。今

聲。音。不。傳。惟。詞。語。可。以。玩。味。耳。關。雎。乃。宮。中。人。所

作。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

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

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

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知。其。情。性。至。於。播

詩集卷之七

七



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須溪劉氏曰。夫子自衛。故曰。師摯之禮。正樂。其時師摯在魯。為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嘗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安成劉氏曰。首章取興。見樂而不淫。是后妃性情之一端也。二章三章。所言一哀一樂。皆不過則。是詩人性情之全體也。蓋由后妃與詩人性情之正。如此人。故發於詩。歌。播之音樂。宜其聲氣之無不和矣。然樂者。所以節夫詩之聲。而此樂之全體。以養人耳。詠以養人。所以節夫詩之聲。而此樂之全體。以養人耳。既亡。則此詩聲氣。以養血脈。此樂之全體。以養人耳。尚存。樂之一端。而○匡衡曰。妃配匹之際。慶源輔匹。猶言生民之始。慶源輔氏曰。有夫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

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

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

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前漢外戚傳曰。

非獨德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有藝而紂之滅也。

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藝而紂之滅也。

嬖如己。周之興也。坤詩。首關雎。書。美。鰲。降。夫。婦。之。際。

衰如己。周之興也。坤詩。首關雎。書。美。鰲。降。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音華。○朱子曰。讀關

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

與記言。母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當。時。人。被。文。王。犬。如。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此。又。當。知。上。又。有。一。事。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



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犬如似其原如此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

葛之覃兮施反以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叶居反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

也孔氏曰中谷倒言者古多類此萋萋盛貌黃鳥鸛也陸氏曰

鸛留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鸞一名倉庚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

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

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

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豐城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

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動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澣胡郭反為

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斃音亦叶反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澣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

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

垢弊而不忍厭棄也永嘉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

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華谷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

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凡人服之無斃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慶源輔氏曰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可甚顧

惜者以其得之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唯其身親為之故能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



且儉之意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反管我衣害反葛

澣害否反方九歸寧父母反莫後

賦也言辭也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師女師也毛氏曰古

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

薄猶少也汚煩擗軟平之以去上聲其汚猶治亂而曰亂

也釋文曰煩擗猶接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

也安成劉氏曰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何

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締絡之服矣此章遂

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

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

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慶源輔氏曰薄汚薄

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薄汚澣者略施

其功而不為過甚之飾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

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豐城朱氏曰師

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

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

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

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

傳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

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南軒張氏曰后妃之貴亦必立



師傳以訓之。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心常存，則周之驕矜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寡矣。此心常存，則周之驕矜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慶源輔氏曰：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勤儉孝敬，固婦人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安成劉氏曰：后妃之富貴而勤儉者，二章可見也。○長嫁而孝敬者，三章可見也。○豐城朱氏曰：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絳綌以前事，二章是為絳綌時事，三章是既為絳綌以後事。即為絳綌而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言一事也。

采采卷耳

聲上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反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象洗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

孔氏曰：亦云胡象。或曰：芥耳。江東呼常象。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

瑞或謂耳瑤草。○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麴藥中多用之。頃，歌也。筐，竹器。懷，思也。

人。蓋謂文王也。寘，舍聲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詩有三

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不盈者，憂思深也。而

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豐城朱氏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

言一事也。



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見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惻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得其性情之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不能升

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孔

也。言刻畫則用木矣。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

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

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慶源輔

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以不永傷。

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

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崔

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

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

篇。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



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

###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

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西音里拘幽之日而作歟。

然不可考矣。慶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

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

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安成劉氏曰。后

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

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

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

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

性情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

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美里先儒以

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美水得名。昔紂信崇

侯虎之讚。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南有樛居剝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洛音反只之氏反君子福

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孔氏曰。一名巨瓜。亦延蔓生。○本草

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纍

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藥。纍

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

子也。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

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

作文。王恐大隔越了。其注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

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一毫私意。大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

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慶源輔氏曰。此詩雖







子孫振振。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破者。此。前數篇賦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今篇篇各有著落。乃好。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螻螻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螻螻亦多意。藍田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

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南軒張氏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妬忌而已。故繼膠木之後。○考索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

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雉鳩亦取其德之合也。○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豐城朱氏曰。膠木。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后妃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胡

古牙反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聲。好之貌。灼灼。華之

盛也。灼灼。華谷嚴氏曰。木少則華盛。華谷嚴氏曰。夭夭。以桃



言指桃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孔氏曰：之子，桃

華也。漢廣則貞潔之子。東山言其妻。婦人謂嫁曰歸。注曰：婦

白華。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周禮仲春令去聲會男女。注曰：陰陽

夫為家。故謂嫁曰歸。以

交以成昏禮。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者和順

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

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

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慶源輔氏曰：婦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贊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朱子曰：室家

叶韻爾。○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

耳。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

桃夭三章章四句

也。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

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輕銳之士

不堅於臣節。○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

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强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

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

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

肅肅兔置。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於上。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宜。害也。丁。丁。椽杙。音聲也。孔氏曰。杙

丁。丁。連椽之聲。故知椽杙聲。○華谷嚴氏曰。椽。伐杙。起。起。椽之聲。○東陽許氏曰。擊。椽於地中。張宜其上。也。起。起。

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

俗美。賢才衆多。雖宜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

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

可見矣。朱子曰。聞。椽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

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

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問。兔

宜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

然亦。是興之賦也。○安成劉氏曰。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肅肅兔宜。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

興也。達。九達之道。孔氏曰。釋官云。九達謂之達。○郭璞

氏曰。中達謂九 仇。與逖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

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

下章放此

○肅肅兔宜。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

已也。東萊呂氏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

心。其詞浸重。亦歎美無已之意也。

兔宜三章章四句。此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時。固多賢者。

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械。撲。所謂六師。及其

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遇密侵。阮伐崇。戡

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略可觀矣。○豐城朱氏曰。兔



置肅肅言其敬。趙趙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腹心。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早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置兔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釋文曰。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

芣苢。○草木疏。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

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

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毛氏曰。宜懷任焉。

精。令人有子。○慶源輔氏曰。陸璣以為治難產。而先生獨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為宜懷任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禡之。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禡。以衣貯之。而扱插其衽於帶間也。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禡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采之。而采之。多。以至於結。與禡。

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掇。曰



將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楛曰。楛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孔氏曰。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撮之。將之。既又結之。楛之。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作思。韓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

廣曠叶反矣不可泳詎叶反思。江之永亮叶反矣不可方安叶反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思語。

辭也孔氏曰。毛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息。

作思。○安成劉氏曰。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

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

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

見也。安成劉氏曰。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

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泳潛行也。江水出

永康軍岷山。永康軍。即今成都。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

海。永長也。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方桴。桴音也。釋文曰。

並同音。木曰薄。竹曰筏。小筏曰桴。薄音牌。筏音伐。○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問文王時紂在河

漢。朱子曰。然北方亦有獫狁。○新安胡氏曰。此文故其

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去聲前日之

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入聲詠歎之也。

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游。亦非禮也。故

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當。詩人

必以游女為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闈之內乎。

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



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孔氏曰。木所以茂蔭。本有可休之道。今以上竦之故。不可求。游女尚不止。以興女有可求之時。今以貞潔之故。不可求。游女尚不止。以興女有可求。敢犯禮可知。又言水本有泳方之道。今漢之廣。江之長。則不可濟也。○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休。興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亦是反覆比興說。如弈弈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此其與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做此章云。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

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

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廬陵歐陽氏曰。既願

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

也。○慶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陸氏曰。萋蒿。正月根芽生。旁莖正。駒。馬之小者。白。食之香而脆美。葉可蒸為茹。

漢廣三章章八句。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



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已之意也。○建安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君子。以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防微之道。習以性成。風以俗。其能然乎。○豐城朱氏曰。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俗。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前曰。之可求矣。前曰。之可求也。言今日之俗。不可求。則知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他而錄。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叶莫反

未見君子。惄如調

張留反

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汝州今南

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河南。潁州。今鳳陽府。潁州。直隸。崖岸狀如墳。

墓名。大枝曰條。幹曰枚。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防也。樵薪之事。○華谷嚴氏曰。親伐

薪。則庶惄飢意也。調。一作輶。重聲也。廬陵羅氏曰。惄。本人之妻。惄。飢意也。調。一作輶。重聲也。訓思。但飢之思食。

意。又惄。然。故傳言飢意。而非飢狀。釋文曰。調。又作輶。廣韻注曰。輶。重載也。○汝旁之國。亦先

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

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反。方魚潁反。勅貞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曰。魴一名魴。江東呼為魴。音邊。○山

陰陸氏曰。魴青。魴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魴赤也。魚勞其厚。福故曰魴。亦曰魴。魴方也。魴。魴也。

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藍田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

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

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

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朱子曰。傳云。文王率

商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唯青兗冀屬紂耳。○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

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其家與商室係民心而繼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人見其勤苦而勞。去聲。下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

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

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

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

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安成劉氏曰。婦

人之深矣。然其父別於行役之勞。宜有怨上之意。相見於

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則

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

王風化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

通。列女傳曰。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蓋生於亂世。迫於暴虐。故也。○須溪劉

氏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詩傳卷之三



汝墳三章章四句

臨川一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君臣之義○止齋

陳氏曰汝墳是已被先王之化者○慶源輔氏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辭也○未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乎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可以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之化為父母而勉其君子○豐城朱氏曰周之意則文王之化為父母而不可及矣○豐城朱氏曰周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巳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行役之婦人而之忠厚其志之專慤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

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麟之趾振振

音公子 于嗟麟兮

興也麟麇反俱倫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上陸氏曰麟

仁者至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

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

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

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

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麇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

王者之瑞哉 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

子而言耳慶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不害其為。有王者宗族皆化而為善。則文王雖不齊。而妃又不害其為。有王者宗道也。有王者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道。則有王者之趾。為與。

○麟之定。反都。倭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反盧。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公族。

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鄭氏曰。祖廟高祖為君。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圍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公。

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于猶仁厚。則他人可知。○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

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以為是。乃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為是。乃振振也。

周公取之。以為關雎之應。○董氏曰。麒麟在郊。藪禮運。以為四靈。孔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於田。

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應。○朱子曰。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文便說振。

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慶源。

輔氏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疊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

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仁也。一章曰。趾。

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廬陵彭氏曰。黃氏云。麟之趾不踈。定不抵。角不觸。猶公子宜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也。而至於仁厚。又曰。或。

云。關雎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春秋之。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

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去聲之在己。樛木螽

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朱子

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恁地無方際。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渾淪說。

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

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

置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

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

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

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

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

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

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慶源輔氏曰。張

者。字為之訓。句為之釋。未有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

而先生於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

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旨。向有事實意

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與

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

哉。○安成劉氏曰。已上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

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關雎至螽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采音邑也。釋文曰。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公同姓。

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

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舊說扶風雍。去縣南有

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

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魚據之反。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鄭氏曰。冬

乃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廬陵歐陽氏曰。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

來處。彼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

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

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

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

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

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龜山楊氏曰。鵲巢

二道也。○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無

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也。○南軒張氏曰。惟其能專靜

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



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音姪。音送。又媵之。多。釋文曰。國君媵。兄弟女曰姪。媵。女弟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媵從。諸侯一聘九女。成。成其禮也。

禮也。

###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叶上反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本草曰。蓬蒿也。似青蒿而葉麤。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

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沼池也。沚。渚也。孔氏

非水菜。謂於沼沚之旁。采之。○爾雅。事。祭事也。長樂劉

祭祀。故直謂之事。春。○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

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問采蘋

耳。后妃夫人。且是如此親為之。或曰。芣所以生蠶。蓋古者

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問采

作祭祀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

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芣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

必以爲蠶事。而後同耶。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又



來說說繁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為奉祭祀。不為蠶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桑于公桑。

○被皮寄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溥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又偏上聲。髮為之。被。楊氏曰。少牢云。主婦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鬣也。又曰。別刑人賤者髮。

以被。婦人之紒音計為飾。因名髮鬣被。楊髮鬣並音被。第○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祿衣為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

應服次。曹氏謂此。僮僮。竦敬也。移而後。劉氏曰。步雖夙早。在高時與周禮異。

也。公。公所也。朱子曰。謂宗廟之中。非私室。祁祁。舒遲貌。

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音遙。遂遂。如將復。阜

入然。鄭氏曰。祭畢思念。既深。如親親。將不欲遽去。愛敬

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

之有終始也。熟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

皆可見。采芣以供祭。是未齊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

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

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

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止齋陳氏曰。采芣。其家人之六二

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芣于澗。而用之于祭祀。其

未事則夙夜以致。其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

巴○廬陵彭氏曰。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也。三章言其容也。

嘒嘒

於遙

草蟲

趨趨

託歷

阜螽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

賦也。嘒嘒聲也。草蟲。蝗屬。竒音青色。趯。躍貌。阜。螽蟴。

音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蟄也。郭璞云。常羊也。又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也。○華谷嚴氏曰。負螽也。蟄

也。即螽斯也。○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負螽曰蟄。草蟲謂之負蟄。仲仲。猶衝衝

也。疊山謝氏曰。止。語辭。覯。遇降下也。人疊山謝氏曰。猶今心不寧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

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三山李氏曰。出車亦是行役之詩。故五章述其妻憂

思亦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葍。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悅音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葍。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釋文

曰。周秦曰葍。齊魯曰鼈。初生似鼈脚。故名。亦感時物之變也。黃氏曰。隨其所

還。憂念之情。其可已乎。未。惓惓也。慶源輔氏曰。草蟲之

生。皆時物之變也。南國諸侯大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在

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

○陟彼南山。言采其葍。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葍。似葍而美。汪氏音初。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

之。謂之迷葍。慶源輔氏曰。葍。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

是託。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致堂胡氏曰。荆楚



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蕨也。○山陰陸氏曰。薇亦山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似小豆。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夷。平也。○蜀人謂之巢菜。莢音刺。夷。平也。

### 草蟲三章章七句

之哀。不止於憒憒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蟲躍。采薇。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仲仲。憒憒。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思。則降。則悅。則夷。則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蘓。華谷嚴氏曰。本草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濱。厓也。

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陸氏曰。藻。生水底。似雞蘇。莖大如筋。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熟煮。接去腥氣。米麩糝蒸為茹。佳美。飢荒。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臨川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蘩正相類。但采蘩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室。以言真于宗室。而知之也。

###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詩。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蘩正相類。但采蘩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室。以言真于宗室。而知之也。







采  
厚然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  
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首章  
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  
以為道之事。三章言祭時獻豆滫之事。如東萊所  
言亦說得好。但此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惟  
敬故無間斷。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教之豫者不  
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曷能如此哉。采繁見  
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左傳曰。苟有明  
信。潤溪沼。汙之毛。蘋繁。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菽蒂

非貴反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蒲昌反

賦也。菽蒂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陸氏

今棠梨也。○山陰陸氏曰。其子有赤白美惡。剪剪其枝

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廬陵羅氏曰。伯長也。茇草

舍也。

廬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

○召伯循行南國以

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

訟。○元城劉氏曰。憇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其後

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元城劉氏曰。觀其物

其樹得人

○菽蒂甘棠勿剪勿敗。

叶蒲反

召伯所憇。

起例反

賦也。敗。

廬陵羅氏曰。必邁反。凡物折憇息也。勿敗則非

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曰。慶源輔氏

忍翦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抑屈之。愛之

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愛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

又至於愈久而愈深。則其愛之之意遠矣。召公之德。其浹洽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可知矣。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反始銳

賦也。拜屈。董氏曰。如人之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

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

史記燕世家曰。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

○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孔氏曰。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人懷其德。因立廟

○三山李氏曰。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則召公為伯。在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

後人追稱之耳。○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

得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

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

多慎。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其異歟。○

慶源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

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

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

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

德化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反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

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

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

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

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

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叶盧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反何

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華谷嚴氏曰。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子。以有室如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味不以角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禮也。味音畫。

○誰謂鼠無牙。紅叶五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容反。

興也。牙。牡齒也。龜山楊氏曰。鼠無牡齒。○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墉。墻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朱子曰。使貞女之志得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慶源輔氏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牡齒。謂齒之大者。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朱子曰。召南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

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故未免有強暴侵陵之犯。必待聽之明而後察。若周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矣。○安成。劉氏曰。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正。應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九四以剛不中。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



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朱氏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豐城朱氏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男強暴。豈當是時。南國之人。深商之惡。深被周之政。淺則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歎其終不可求。此彼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於獄。此彼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遲。其勢則然也。

羔羊之皮。

叶蒲反

素絲五紞。

徒何反

退食自公。

危反

委蛇。

叶音移

何反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紞。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也。縫中連屬兩皮。因為飾。紞音馴。○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退食。退朝而食。

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

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

從容自得如此也。朱子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

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疊山

謝氏曰。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

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

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胷中微有愧作。其步趨

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蛇哉。○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

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羔羊之革。叶訖反素絲五紞。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革。猶皮也。孔氏曰。皮去毛曰革。紞。裘之縫界也。新

胡氏曰。純絨總竊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音閤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

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亦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殷音隱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

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張子曰如

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須溪劉氏曰再言歸

哉者不敢必其即歸也○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豐城朱氏曰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

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叶莊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叶後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反振

興也。疊山謝氏曰。始一節。此詩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寬問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無一字虛。至於詩約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蠡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標婢小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

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

見時過而太晚矣。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令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

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慶源輔氏曰。當

矣。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

隱情。無慝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標有梅其實三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

矣。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筐堅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堅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

而約可定矣。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

欲及時而亦必以正。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慶

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懼時之

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

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為然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或問若以此詩為女子自作。恐

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入正風。曰。當文王與紂之

失正矣。○問此詩何以全責備。問此詩固出於正。只

是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問此詩固出於正。只

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

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

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

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

以觀。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桃夭則少。敗矣。

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東萊呂氏曰。是詩也。其

詞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安成

劉氏曰。此詩懼昏姻之過時。固不若桃夭之樂得

及時矣。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音咨又邀音貌。鄭氏曰。齊謙慙也。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

音咨又邀音貌。鄭氏曰。齊謙慙也。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

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

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

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安成劉氏曰。見星而往還

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



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森反與昴叶力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

反寔命不猶。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孔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衾

被也。裯，禪音丹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

也。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潛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

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為眾妾

之類也。膠木，蠶斯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

興也。水決復音阜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之岐，今江陵漢

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

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宋之子

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

右並去聲之曰以，謂挾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

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孔氏曰：古者嫁女，婦



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其後嫡被后妃夫人。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

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

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

也。

○江有沱。反。河。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淮。漢為潛。江為

禹貢荆揚皆有沱潛者。以水從江。過謂過我而與俱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

嘯。感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

處而樂也。朱子曰。此兼上兩節而言。○豐城朱氏曰。始

理之復也。江沱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以。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不我以。不我與。不

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福。狹。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

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

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黃氏曰。居上者當

下者當如江汜之媵妾。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

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野有死麕與春叶反白茅包叶補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本草注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懷春，當春而有懷也。

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今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

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吉士，猶美士也。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愧之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

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

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汝吉士何不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

此乃如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

女也。朱子曰：野有死麕，潘叔恭謂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為侵陵之具。得之。

○林有樸蒲木反檉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檉，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華谷嚴氏曰：純束而包

束之。如王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檉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慶源

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兮勅外反無感我悅兮始銳反無使尫也美邦反吠

符廢反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悅也。孔氏曰：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紛

悅。注云：拭物之中。尫，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

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

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



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曰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野有死麕三章三章章四句一章三句此東萊呂氏曰。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其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安成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芳無胡曷不肅。雖王姬之車。斤於尺。奢二反。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本草曰。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移楊。團葉弱蒂。微風大搖。一云奠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肅。敬。

雖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雖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朱子曰。何彼曷不。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教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

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教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



適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謚。正。天下。故名也。稱者。則隨德不一。

也。○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

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

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棧。樸。之。稱。為。辟。王。文。王。

有聲。頌。稱。湯。為。武。王。稱。契。為。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為。

如商。頌。稱。湯。為。武。王。稱。契。為。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為。

皇。王。韓。奕。稱。厲。王。為。汾。或。曰。平。王。即。平。王。宜。曰。齊。侯。即。

襄公諸兒事見春秋莊公十年齊侯來逆共姬歸于齊左

氏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

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

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

脩補。不免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只當如集傳作。或曰。

以後事。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

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風。而文王之

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

而附之。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也。○安成劉氏曰。集

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

莊公十一年。即莊王十四年。以共姬妻桓公。莊王乃平

王。曾。孫。未。知。共。姬。為。何。王。之。女。又。按。齊。襄。公。為。莊。王。四

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者。是。也。

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

僖公。未知孰是。疑故兩存之。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

人也。鄭氏曰。華如桃李。與王姬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倫反。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

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建安胡氏曰。王姬嫁於諸侯。

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

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



匹夫妻帝二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雖之德。自秦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哉。○永嘉陳氏曰。吾於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大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美僖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其妻如此。其父母如此。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彼茁

反側

者葭

加音

壹發五豝

反百

于

音

嗟乎

音

駟虞

叶音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華谷嚴氏曰。葭。蘆葦。又名華。一

名物四。發。發矢。豝。牡豕也。潛室陳氏曰。毛傳云。豕一發五

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駟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

也。

陸氏曰。駟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

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

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

即真所謂駟虞矣。

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指

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仁在壹發之前。壹發五豝。義也。○東萊呂氏曰。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向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駟虞。非駟虞自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

反子

于嗟乎駟虞。

紅叶反五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穉。亦小豕也。豐城朱氏曰。干嗚麟子。無以異。而彼以為興。此以為賦者。于嗚麟子。此與中之比也。于嗚麟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

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

廣矣。問麟趾。騶虞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朱子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即此便是麟趾。便是

是騶虞。○安成劉氏曰。麟趾言公族仁厚。故知其化之入人。騶虞言庶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

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

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

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

矣。慶源輔氏曰。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

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生而始明。○南軒張氏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

在內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也。未有迹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也。鵲巢

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安成劉氏

曰。此詩之一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皆以于嗚為詞。皆

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

未得無意乎

###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南軒張氏曰。而大涵養斯民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皞皞如也。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諸豐城朱氏曰。南方之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事而不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周南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言之事。蓋詩之正風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華谷嚴氏曰。詩首二南見周道之端焉。二南係周召南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道德之微。盛德之至焉。○眉山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鄭氏曰。二南為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孔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詩專之卷之三  
四十七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子曰。為猶學。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未有本於齊家。必如二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後為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可行。若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不可。推行。而行之。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慶源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脩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考索曰。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此皆文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雝雝。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二南之國。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廬陵李氏

曰。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眾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也。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

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

誦。以事其君子。廬陵李氏曰。與四。○程子曰。天

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

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

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



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

下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

莫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

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南軒張氏曰二

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后妃夫人

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己而於

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

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慶源輔氏曰

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

孔子得先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

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

言有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

果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

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不能不正牆面而立

思都不曾相粘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

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

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龜山楊氏曰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

故天下定

詩傳大全卷之一



詩傳大全卷之二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

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

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

王弟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

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

封他國。而其後又併入於衛也。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

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



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

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

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

抵今懷衛澶相聲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

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今隸山東但邶鄘地既

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

曉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

疑其為聲音者係之邶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

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

邶邶者為邶邶安成劉氏曰存邶邶之名不與

自作共姜作栢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于衛國而

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

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犬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

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

陳突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是以犬師存邶鄘

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而舊說以

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

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華嚴氏曰關雎鵲巢

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皆衛風也衛禍機於狂

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

氏曰正風以關雎為首者得夫夫婦人倫之至正者

也變風以邶栢舟為首者莊姜處夫夫婦人倫之變

者春秋次邶栢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眉山蘇氏



汎反芳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反古幸不寐如有隱憂微我

無酒以教反五羔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朱子曰耿耿猶微微不寐

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

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心下字不苟

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

夫故以栢舟自比為問栢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

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栢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

是比○安戎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

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

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

比而賦也以為言以栢為舟堅緻音稚牢實而不以乘載

無所依薄安成劉氏曰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証

之則音為博但汎然於水中而已華谷嚴氏曰二栢

而亦訓為附也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

酒可以教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

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

莊姜之詩也歟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

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為卑弱而

未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反如預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

賦也鑿鏡茹度待洛反廬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也料也



音徒故反。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

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

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

從容而不生也。○東萊呂氏曰。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

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

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唯其

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

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既多受侮不少。靜

言思之寤辟。有標。反。避亦符小。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

覲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

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有標。則其憂極矣。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

云。彼月而微。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此日而微。



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憤心古對反。眊音冒。目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讀詩須當諷味。看他詩人宜其然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然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以此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曰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意。思終不成。如平時却與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為比。思却又分外好。○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為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為比。其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末後兩章尤可見。○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以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豐城朱氏曰。莊姜不

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以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和心志不可不專一。威儀不可不嚴。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己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



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社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

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間色木之青。瓦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

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

○莊公惑於嬖妾。

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之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裳。以

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

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顯。

夫人反見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南軒張氏曰。言嫡妾

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為一身之私哉。○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

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

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孔氏曰。間色為

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踈亡之為言。忘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

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訖。音尤。叶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說過

也。

也。



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  
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  
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慶源輔氏曰彼  
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  
而已此其所為則欲其無過

○絺兮綌兮淒淒七西其以風叶為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

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朱

曰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  
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  
符節政謂是爾○慶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  
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可不謂  
之賢乎哉

###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

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己子公州吁嬖人之子也戴嬖生桓公莊姜以為

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

故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

王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詞氣

坦夷固與氣息第然者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

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定宇陳氏曰不得於

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脩其身憂而不傷

燕燕于飛

差初宜

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鳥音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曰：古人重

燕燕尾涎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廬

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註曰：歸宗也。○莊姜無子，以

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

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臨川

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

故感以起興。○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

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

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

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

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瞻

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

南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

○仲氏任而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

終，竟。温，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



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媯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

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孔氏曰。言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

深遠。又於將歸之時。以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心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

見答於先君所致也。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嫡妾相

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温於恩。惠順於信。不虛妄也。無作輟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又婦人之美德。而慎

則持身之謹也。有是衆德。而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

其夫人。真可謂温且惠矣。或謂戴媯不以莊公已死而

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此朱子曰。古人文辭之美。詞氣温和平。理義精密。如此。秦

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至茲惟艱哉。深誦歎之。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

直是寫得他精神出

### 燕燕四章章六句

天台潘氏曰。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於戴媯。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

莊姜於戴媯。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温惠之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莊姜。以不

忘。則見戴媯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如此。無非情性之正也。○新安胡

氏曰。國風雖變。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豐城朱氏曰。余

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闔門正矣。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媯以為之助。則國本定矣。

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

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乎。而可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反昌呂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

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胡寧

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

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

處。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

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己。望人皆有則矣。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

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

厚也。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

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俾也可

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



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安成劉氏曰。日而許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

畜我不卒。親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

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焉。可忘者。取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

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此篇

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前詞。莊

終風

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

終風

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

終風

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

終風

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

之法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叶音燥。

謔。許約反。

浪笑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

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

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

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



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叶音狸。皆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莫往莫來。悠悠

我思。叶新才新。齋三反。

比也。霾。雨聲。去聲。土蒙霧也。音茂。又音夢。也。爾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

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

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毛氏曰。時但有順心也。但又有莫往

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

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反。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蘇氏曰。古有不日有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

思也。嚏。歔。鼻音仇。病寒也。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

襲。則有是疾也。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反。

比也。曠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

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

霽之懷。思也。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為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



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栢舟綠衣。唯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為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其鏜。

吐當反

踊躍用兵。

叶哺反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叶戶反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華谷嚴氏曰。漕。○衛

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

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也。鏜。鏜音滴。矢。死亡之

憂。危苦尤甚也。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

日。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舊說。以此

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

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叶後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

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日。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死生契闊反苦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魯叶

反乳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文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叶苦兮不我活叶戶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

信師人反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文釋

伸即古字○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

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

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

之怨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

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

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

未聞眾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

甚者也役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叶尼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叶音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孔氏曰李巡云萬

物性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

未成者也赤色白為白棘實酸為檇棘夭夭少好貌劬

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華谷嚴氏曰棘至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比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於少時最勞苦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

章相似而聖嚴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去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五叶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

乎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孔氏曰寒泉有益於浚浚民得以逸樂以興於是乃若微指其事七子無益於浚乃寒泉之不如

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孔氏曰

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養七子劬勞也此謂母與上不同也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

章放此



○胡顯睨華板睨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曰：黃鳥即黃鶯。其音清和流轉。○言黃

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孔氏曰：自責言黃鳥之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

能使甘之。有子而止。使母勞苦。黃鳥能使母悅。有子而莫慰母心。○止齋陳氏曰：瞽叟日頑。舜則

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焉而巳矣。抑以見此

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此

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疊山謝氏曰：母之不善。在

母而責己。孝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母之不善。在

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

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

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為歸美之詞耳。此唯

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

緩也。懷思詒遺。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

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

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

○雄雉于飛。下土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土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

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親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以為聖明者哉。



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齊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

之久也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鄭

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戶郎反不伎反不求何用不

臧

賦也百猶凡也伎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

知德行乎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鞞鞞之不同若能不伎害又不

貪求止齋陳氏曰伎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伎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

或入於伎故伎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已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

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

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新安胡氏曰此亦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情性非徒以考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

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訖兮擊鼓怨

傷已之詩也不過曰我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

起大夫久役止曰苟無飢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豐城朱氏曰雄雉四

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

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



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伎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伎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伎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反苦例

比也。匏。瓜音也。埤雅曰。長而瘦上曰匏。匏之苦者不可食。

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

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

而涉曰厲。爾雅。邢昺疏云。此衣謂禪也。言水名厲。褰音衣而

涉曰揭。爾雅。繇。膝以上為涉。繇帶。此刺淫亂之詩。言

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

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如毛氏曰。遭事制宜。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哉。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

欲濟也。

○有彌。彌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

雉鳴。求其牡。

比也。彌。水滿貌。鷺。雉聲。軌。車轍也。竹房張氏曰。說文

九。軌。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

從九。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

曰。周禮。軌。人。疏。輶。廣。謂之軌。輶。未亦為軌。韻會曰。車。軸

謂。鞵。頭也。鞵。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

於。軌。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曲。禮。塵



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

軌。雉鳴而反求其牡。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

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

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

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

人之意。知集傳之旨矣。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叶魚反。旭許王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行禮故言鴈聲。以鴈鳥名似鵝。畏

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毛氏曰。日始出謂昏禮。廬陵

以名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昏納采。用鴈。徵用幣。餘皆用鴈。

再偶也。○本草註曰。鴈為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即北。

寒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費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朱子曰。凡費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安成

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用親迎。聲以昏而納采。請期以

旦。鄭氏曰。自納采至請期。皆用親迎。昏。鄭氏云。取陰陽

往來。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

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聲

淫亂之人也。新安胡氏曰。味土如欲歸妻之辭。可見是刺

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土言。○慶源

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理。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

須我友。叶羽反。招招號號。召之貌。孔氏曰。招。以口逸云。以舟子舟人主



濟渡者。印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不敢正。

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不能常禮。四章則言人當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為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

譬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叶暖反。采葍反。孚容

采菲反。妃鬼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叶想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

毛氏曰。陰陽至葍蔓音

菁音精也。菲似菑。

音福。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嚴氏

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菑類。爾雅謂葍菜。河內謂葍菜。三月中

蒸為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

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

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

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

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

華谷嚴氏曰。黽勉猶

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黽勉。

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葍菲者。不

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

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



爾同死矣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狼比婦人之色。○程子曰。

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寔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東萊呂氏曰。韓詩云。

白石為門畿。蓋門閫也。韻會。捆即閫字。門極也。即門限。兩旁夾木。荼苦菜。蓼屬也。詳見

良耜。薺。甘菜。本草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

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

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

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

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

如兄如弟。而不見恤。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反甘於薺矣。

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

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寔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

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

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

州馮翊縣入河。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



如云海賦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湜湜清貌。汜水渚也。屑潔。以與

逝之也。梁堰音宴石障水。而空音控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也。苟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

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

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

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

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

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苟。以

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

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

辭也。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匍音匍救叶居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謂

迷與匍匍。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氏曰。匍匍。本小兒

汨也。故取名之。○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

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沫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

強以求之。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猶隨事難易。期

氏曰。深淺以興。勉求也。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



道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不我能愾。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用不售。市反。

周反。昔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

于毒。

賦也。愾。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

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

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程子

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因念其昔時相

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

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

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三山李氏曰。正

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慶源輔氏曰。或

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

之云。意不甚實。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魚呂反。冬。宴爾新婚。以我御窮

有洗。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洗。武貌。潰。怒色也。容齋項氏曰。其

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肆。勞。堅。息也。○又言我之

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肆。勞。堅。息也。○又言我之

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



種菜茹。故蓄。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

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南豐曾氏曰。人之於

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又言於我極其武怒。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

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

見其怨而不怒。

### 谷風六章章八句

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

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

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諄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

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繫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

謂可與怨者矣。

###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鄭氏

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微。猶非也。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二微字義不同。

芘覆阜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釋文曰。杜

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其臣勸之曰。衰微甚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

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子問。式微詩。以為勸邪。戒邪。朱

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胡氏曰。補

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之葛。

叶居反。

兮。

何誕兮。

徒早反。

之節兮。

叔兮。

叶音逼。

兮。何多

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疊山謝氏

曰。叔伯字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

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曰。旄

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

也。東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此踈。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慶源輔氏

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

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

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



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  
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  
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  
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  
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  
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反叔兮伯兮衰由救反如充

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  
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  
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  
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  
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衰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  
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  
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怨望

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衰如充  
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  
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  
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

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

○安成劉氏曰。干。看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日之方中。在前

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曰。伶

氏。世號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

此。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若自譽而實自朝。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

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朝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俟俟。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

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

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朝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於角。赭音

略叶反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釋文

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之。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以舞。郭璞云。似笛而小。



也。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既渥。是赭赤色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喻顏色之潤。

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

之禮也。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以碩

人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爵。謂此獻工之禮也。以碩

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

其輕之。是以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

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足恭之意也。

○山有榛。反側中。隰有苓。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

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嘗曰。知此則知

興體矣。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

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

以美人目其君也。離騷經曰。恐美人之遲暮。集註云。言

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

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

意遠矣。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

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

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

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

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

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

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

方朔似之。賢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

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

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

得志耳。○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

自嘲其恢諧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三山

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以賢人為祿仕。全身遠害。

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屈於賤役也。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叶新變力

反悲位

反

及

反悲位

反

及

反

及

反

及

反

及

反

及

與也。淇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百泉也。

淇水出相去州林慮音縣相州林慮縣今河東流泉水

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

淇之上矣。衛云瞻彼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

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恣然之泉

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

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慶

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

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

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

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源

慶

源

源

源

源

源



○出宿于洿。反。子禮。飲餞于禰。反。乃禮。女子有行，遠于萬父

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反。

賦也。洿，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

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孔氏曰：所以祖祭者，重已

也。較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

宿而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

所謂諸姬也。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為

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之作，而以諸姬為姪娣。又

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姊妹

輩。行。○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

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

於兄弟。

○出宿于干。叶居反。飲餞于言，載脂載牽。胡瞻反。叶還旋車

言邁，邁反。市專。臻于衛。此字本與邁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內丘脂以

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

後行也。釋文曰：牽，車軸頭金。○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塗畢

乃設牽於車其用。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邁疾，臻

在牽，故曰載牽。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

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出自北門。

叶眉反

憂心殷殷。終窶反。

其矩

且貧莫知我艱。

叶居反

已焉哉。

叶將反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

詩亦有比意思。○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孔氏曰。我之

之。使我遭此君。知復奈何哉。君臣道不合。則去。今無去心。忠之至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知革反。叶竹棘反。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



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孔氏曰言非直

皆埤己我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外

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又自決歸之於天○華陽

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

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叶都反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推徧反徧回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推沮也鄭氏曰推者刺譏之言

折沮抑之又甚於適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

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

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

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

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疊山謝氏曰鹿

出車杖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

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

根本蓋在此也此門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

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

煩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

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

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士也○慶源輔氏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

雪其雱普康反

惠而好呼報反

我攜手同

行叶戶反其虛其邪下音徐

既亟只下音紙

且下音餘

反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零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釋文曰。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語助辭。

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

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慶源輔氏曰。惠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雨雪其霏。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疊山謝氏曰。北風怒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鷓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問狐與烏。

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車。一節

急一節。風如人之法度也。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自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此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反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首跣直知

跣直誅

賦也。靜者間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

期而不至也。跣躑猶躑躅音擲觸行也。此淫奔期會之

詩也。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狎。雖又見其可愛耳。以女子而

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曰靜女者。猶所謂德

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

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亂。

亦音女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廬陵歐陽

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蓋相贈以結殷勤

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兮徒洵美且異夷曳匪女音汝之為美。美人

之貽與異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

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

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東陽許氏

曰。首言城隅。未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禮河水瀰瀰莫邇燕婉之求蘩篠不鮮陰音



斯淺反。叶  
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瀾瀾盛也。燕安。

婉順也。蘧篠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蘧篠本竹席之名。

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

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

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音之。

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

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河。今澶州遺址尚存。○壘山謝氏曰。蘧篠乃惡疾。宣公

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

○新臺有酒七罪反。叶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燕婉之求蘧

蔕不殄

賦也。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東萊

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蘧篠

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言設

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

所求也。南豐曾氏曰。蘧篠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為人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

諸篇放此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

後宣公之子及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安成

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叶舉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反以兩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葛洪始加

多為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

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

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

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

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山眉

蘇氏曰國人傷其住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

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

見其不歸而疑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定字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為疑辭而不盡言以

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

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公之言

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大相遠矣又

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

曰彼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

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

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以憐而哀之故聖

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

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為

法於天下取此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為

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

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太

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

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豐城朱氏曰宣公納

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

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

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

廢九法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

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

燕燕則臣弒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

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旌丘則

無恤隣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

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

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

也后知







